

真心為你 ■ TIGA )

瀛苑副刊

我不再去思考為什麼會有琴聲，因為那不再重要，她現在已活生生的出現在我面前。就當那樂聲是天使為了祝福一段新戀情誕生而演奏的。她的旁邊沒有人坐，我應該過去搭訕的，不是嗎？

但是要怎麼說才好呢？

『嘿！小姐妳好！我們做個朋友吧！如何？』這樣像個痞子。

『嗨！同學，俗語說：「十年修得同船渡」。雖然這不是船，但我相信相逢自是有緣，就讓我們共結緣份吧！』這樣像個呆子。

『妳好！同學！我覺得我們好面熟啊！啊！對了！妳是我小學隔壁班的嘛！世界真是小呀！哈哈！』這樣太俗了。

『同學！妳是日文二B的嗎？妳知不知道妳們的宋樺霏去世了！』何必用如此悲傷的開頭呢！

就這樣，我什麼也沒說，淡水就到了。

覺得自己好像「東京愛情故事」裡的完治，因為他很優柔寡斷。

上了學生專車，我被擠到了後面。早上的專車真不是人坐的，車上擁擠的狀況會讓人產生窒息的錯覺，所以我平常都直接走克難坡上去，順便可以練體能（雖然累了點）。

但是，為了她，我寧願變成扁扁的沙丁魚。

雖然我在車後，她在車前，仍然能感受到她特有的魅力。那種脫俗、清新的感覺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散發的，只能說看到她就會如沐春風吧！希望能夠感受到的，只有我一人。

到了學校停車場，她仍在我的視線範圍內，不想再像昨天那樣失去她。

經過了一番折騰，終於擠下了車，也終於還是失去了她的蹤影，但得到了渾身筋骨酸痛。

滿腦子都是失望。

走進了教室，稀稀落落的一些人（第一節課嘛！）。

大黃竟然已經到了！

他一個人縮在最後面的角落。

『呦！大黃！這麼早就來了啊！』我故作輕鬆狀。

『喔，小杜...』他無神的說。

『好了啦！不要傷心了！今天中午我請你吃飯！』我說。

『好！我要吃牛排！』這句話說得好有精神啊！

哇！大黃復原的還真快！

『你不是還不敢吃牛肉嗎？』我質問。

『唉！能吃就是福，誰知道我等一下出去會不會被車撞呢？』他苦笑說。

上完了第四節課（也可以說是睡完了），我和大黃去了附近的牛排店（不是80元一客的那種店喔！），他點了最貴的神戶牛排，看來我的荷包又要扁了不少。

從大黃那裡得知，宋樺霏是鋼琴社的副社長，彈得一首好琴，經常出去比賽，都得到很好的名次。

『唉！為什麼會這麼衰呢！好端端的一個人....，真是不甘願！』大黃面帶愁容的說著。

我也只能不斷的安慰他。

有點哀傷、有點悲觀、也有點頹廢，午餐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渡過。

下午的課也無心聽講了，就讓時間飛逝而過。

十七時，擴音器敲了下課鐘，今天的課結束了。

我不想這麼早回家，就去同學的宿舍打了一會兒PS，吃了一個很難吃的排骨便當。

十八時五十分，離開了宿舍。

總圖前依然有許多的人群，等待著晚上不同的活動。網球場上也有許多打球的人穿梭著，好像只有我是孤獨的。

走著走著，步上了宮燈大道。

這個校園名景，在此時顯得寂寞蕭瑟，或許是因為今晚宮燈教室都沒排課吧。

在我的前方有一個女孩走著，是宮燈姊姊嗎？當然不是了！

『同學！』我大喊！

『什麼事？』她狐疑的轉頭問。

『我們做個朋友好嗎？』

『神經病！！』她快步離開。

我也不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，可能真的對自己的個性太討厭了，想要考驗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也可能是真的太孤獨了，甚至可能是這條充滿魔力的大道在作祟。

其實，我也嚇到了。

走進了一間無人的教室，獨自坐下，企圖冷靜與反省，以化解那一道火焰。

但還是逃不過她。

一邊想著她那清秀的臉龐，一邊凝視著宮燈那狀似搖曳的暈黃。

我不禁墮落了。

在捷運上遇到她，在公車上失去她。

這樣的模式，已經持續好幾天了。

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是，她到底是不是真實的一個人？

我知道這個問題很蠢。

但是每次鼓起勇氣，信心滿滿準備向她表白的同時，我的眼前都會浮現一些景象。

教堂、聖母像、神父、山路、烏雲、細雨、公墓、綠草、十字架、烏鴉、眼淚、車禍現場。

然後時間靜止了.....

我彷彿回到了小時候居住的鄉下。看到了外婆正在廚房的大灶前熬煮著一大鍋粥，為我作早飯。

我也興高采烈的跑進飯廳，準備飽餐一頓。

但是餐廳裡並沒有餐桌、餐具，只見一副刻著十字架的棺材橫在中央。

正在納悶的時候，外婆進來了。

她手上沒有拿著早餐，只是冷冷的說了一句：『你死心吧！』

我感到萬分困惑，而且這時又響起了琴聲。

外婆慢慢的蹲下，緩緩的打開棺木.....

哦！天！

裡面躺的是她，在花海中泛著那令人心碎的笑容.....

我想，我大概知道一些事情了，但還是不願去相信，因為太荒謬了！

我堅信，每天出現在我眼前的還是活生生的她。

『小杜！你在發什麼呆啊！』大黃驚醒了沈思中的我（還以為是教授在叫我）。

『喔！沒什麼！對了！昨天的情形如何？』大黃昨天去參加了宋樺霽的葬禮。

『整個儀式很莊嚴肅穆。因為她信天主教，所以在教堂裡舉行...』

教堂！！！！

『...我是第一次進入教堂，哇！有一座好大的聖母像！然後神父說了一些祈禱的祝詞，又舉行一些儀式，我們一行人就去山上的公墓了...』

『...山路不太好走，天氣也不太好，烏雲密佈的，一會兒就下起細雨，她的墓整理的很整齊，綠草如茵的，只是十字架看起來很孤獨...』我默默的聽著。

『...下葬的時候，那個氣氛實在有夠悲傷的。天空還有幾隻烏鴉在飛，呀！呀！呀的叫著，到場的沒有一個不落淚的，當然，我的眼淚也用飆的。下山以後，我還去車禍現場追悼了一會兒。』他很平靜的說完了，教授還在台上滔滔不絕。

對大黃而言，這段故事已經結束了。

對我而言，所要面對的似乎才剛剛開始。

昨夜，我失眠了。

即使勉強入睡，也會被惡夢驚醒。

這是個陰霾的早晨。

『小杜，你的臉色不太好？』媽問正在吃早餐的我。

『有...有嗎？』我強顏歡笑。

草草的結束了這一餐。

的確，我的臉色不太好，簡直是壞到底了。

因為，等一下可能還會見到她。

我不是怕。

只是擔心萬一所有的猜測與懷疑都成真了，我會承受不住。

簡單的向媽道聲再見，走出了家門，向捷運站前進。

進入蓄勢待發的列車，坐在習慣的位置上。

感覺到車上每個人的臉都是死灰的，也許是我的心情太差了，或是天氣不好吧！

一幕幕熟悉的景致從我眼前快速掠過。美中不足的，是缺

少那一道迤邐的陽光。

竹圍站就在不遠的前方。

盡量設法讓自己平靜下來，希望能夠從容的面對所發生的一切。

但是，她沒有出現。

一股無與倫比的失落感湧上心頭。

雖然表面上、理智上，我認為這是個不尋常的故事，應該敬而遠之。但在潛意識中，我多麼希望即使怪也好；即使邪也好，只要她能出現在身邊，我願與她一起沈淪在這充滿妖氣的世界中。

迎面而來一個有點面熟的身影。

是她嗎？不！是日文二B的馬尾女孩，那個在之前曾與我有一面之緣，可愛的馬尾妹妹。

但是我們並不認識。

『請問你是杜同學嗎？』她的髮絲散發著清香。

『呃，我是。』滿佈著疑問。

她在我旁邊坐下。

慢慢地打開她那可愛的KITTY背包，從裡面拿出一封信。

紫色的信封隱約透露著香氣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。

只覺得一陣錯愕。

『請你讀一讀這封信吧！』她的聲音還是可愛，但是在顫抖著。

我接了過來，拆開信封，映入眼簾的是娟秀工整的字體。

嗨！杜同學你好：

很冒昧的寫這封信給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你下學期的時候，那時候，有帥氣質羞了，只知道忘了忙我們設法，焰上英文你。喔！我想因這會  
我修你常看到沈默。你雖然長得不是散發出一種特，但是我知道你  
候寂寞，有點從你孤獨的幾次想過去，和一個朋友彈鋼琴結束，我  
哥型的深深的吸引了我。束縛了我的暑假，我一直以為那心中仍  
，深的吸了個性。隨原諒我，所以，前幾個月，你靜靜的注視著，  
內的姓名。隨原諒我，所以，前幾個月，你靜靜的注視著，  
你（請原諒我），我一直以為那心中仍殘留著我的摩托車，心  
；另方面，我所到，前幾個月，你靜靜的注視著，  
緣份的結束。所以，前幾個月，你靜靜的注視著，  
不讓它點燃。直上學。又看靜靜的注視著，  
所以搭了，因不遠處的質。和上。因的用途，是在  
，而一樣，憂鬱的質。和上。因的用途，是在  
課那有點開玩笑的。覺得奇怪。因的用途，是在  
不看為起勇氣，只同好書。在三月二十八日早  
封信可能會托我同學交給你。

在九點半左右從竹圍上車，坐在你習慣座位的對面，手上拿著一本【中級日文】。如果你覺得我們可以變成好朋友，就請你出現在我面前，如果不願意，就請你搭晚一班或早一班的車吧！我也會當作這一段緣份早就結束了。好嗎？

※怕你認錯人，附上一張照片。（很醜！別嚇壞！）

祝

心想事成

日文二B宋樺霽上 1999.3.26

P.S:大黃同學應該是你們班的吧？他跟我同社團，他這個人很有趣喔！（放心！這件事沒跟他說！）

我的心劇烈的跳動著、疼痛著。

看了照片.....

沒錯...是她...（連載中篇）